

池田大作

新
人間革命

第五卷

內頁插圖：內田健一郎

封面繪圖：蘇東天

書名：新・人間革命（第五卷）

著者：池田大作

譯權：創價學會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皇后大道東109~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2528 3671 圖文傳真：2865 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（門市部）

電話：2528 3605 2865 0708 圖文傳真：2861 1541

承印：亨泰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電話：2896 3687 圖文傳真：2558 1902

發行：利通圖書有限公司（港澳）

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

電話：2303 1010（13線） 圖文傳真：2764 1310

版次：一九九九年四月香港第一版

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）

© Soka Gakkai, 1999

目錄

開道

一

歡喜

六三

勝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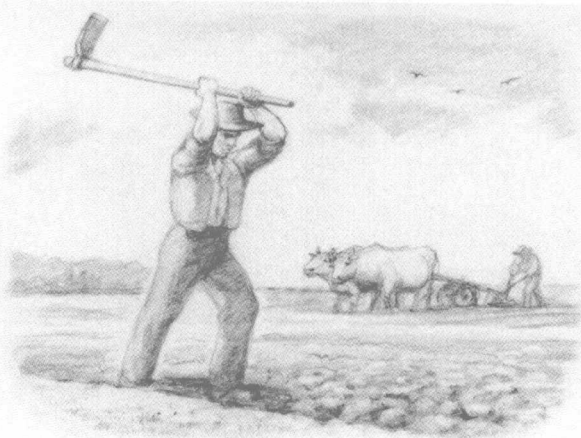
一三九

獅子

二一九

開

道



太陽躍出地平線。

但前途卻是一片充滿猜疑、憎惡而荒蕪的精神原野，應開闢的道路遙遠又漫長。

他踏入原野，披荆斬棘，一步一步向前進。

山本伸一訪問歐洲是開路的旅程，他要打開和平的大門，播散人道主義的種子。

一九六一年十月八日，到過柏林圍牆前的伸一，這天晚上在酒店的房間裡和同行會員一起勤行。

他滿懷強烈的一念，祈願德國統一和世界和平。

柏林圍牆是東西冷戰所造成的分裂的象徵，一定要把它變為和平的象徵……

歸根究底，現在的世界悲劇是由人一手造成的，所以非改變不可。

伸一以肩負地球的意念開始挑戰。

唱完題目，他額頭滲出汗水。

接著大家懇談起來。大家都目睹了柏林的悲慘現實，思潮起伏。有人激動地悲歎柏林市民的苦難，有人對將來表示悲觀。

一位同行的會員問伸一：

「先生在勃蘭登堡門前說，這堵圍牆三十年後將化為烏有，那麼，有甚麼具體的對策嗎？」

伸一含笑道：

「特效藥之類的東西可沒有呀。爲了消融東西冷戰的冰壁，我要做的是『對話』。與西方的首腦，與東方的首腦，從一個人的立場來互相認真地交談。

不論甚麼樣的領導人，不論多麼強大的當權者，人就是人嘛。」

對於伸一的話大家都露出驚疑的神情。

「戶田城聖先生過去不是經常告訴我們嗎？視對方爲當權者，事情就難辦了。用佛法的眼光來看，大家都是凡夫。」

只要是人，誰都應該有希望和平的心。我就是要對那顆心說話，將它喚醒。

東西兩陣營互相敵視，展開核軍備競賽，理由是什麼？

一言以蔽之，是因爲雙方互相猜疑。我們要把互相猜疑變爲互相理解。爲此，打開對話之路，把人和人連結起來，這是不可欠缺的。」

同行幹部們滿臉認真地傾聽山本伸一的話。

伸一注視著大家，繼續說：

「還有一個關鍵問題，那就是怎麼才能把民衆和民衆的心連結起來。支持社會體制和國家的

都是民衆。民衆之間超越國家和體制的壁壘，建立起相互理解和信賴，就會造成最可靠的和平土壤。

爲此，藝術、教育等文化交流很重要。了解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音樂、舞蹈等，能使人們心心相近，結成一體。本來，文化是不分國境的。

今後我要更多地會見世界的各界領導人，進行對話，推行文化交流，開闢和平之路。」

聽到這裡，男子部長谷田昇一說：

「可是，不是政治家，站在一個民間人士的立場，那可能嗎？」

「你是在擔心，那些國家元首不會見我吧。」

「啊……」

伸一用堅信不疑的聲音說：

「不要緊呀！若對方知道學會能使無名的民衆徹底蘇醒，成爲建設社會的巨大力量，只要是賢明的領導人，就必然對學會深切關注，不，已經很關心了。」

這樣一來，他們自然想見學會的領導，聽聽意見。

我想，我是一個民間人士，對方也不必搞政治手腕，不必囿於國家利害，能坦率交談。

我要和他們推心置腹地交談，作爲同樣的人，作爲朋友，共同探索如何構築更好的未來。

如果是考慮民衆的幸福、希望和平的領導人，我相信他們一定能超越立場或主義的分歧，相互理解。

這樣說，也許很多日本的政治家會認為這是天真的理想論，或者嘲笑我是不知現實的浪漫主義者。

然而，要笑就讓他們笑吧。不試試看，怎知結果如何。

總之，問題在於，究竟人類一味懼怕核威脅，對東西冷戰這種戰爭狀態視而不見，抑或是想認真真正地創造恒久和平。」

柏林夜色沉沉。

山本伸一的聲音鏗鏘有力，充滿和平的決意，響徹房間。

「我要幹下去。戰鬥是極其漫長的，但我要指向二十年後、三十年後，鏖而不捨，開闢出路。

進而後繼青年們擴展這和平與友情的大道，遍及地球的各個角落，使二十一世紀成爲人的凱歌的世紀。這就是我的信念。」

大家以驚愕的表情默默傾聽伸一的火熱決心。

這時酒店服務員把他們要三文治和飲料送到房間來。

伸一自己拿起果汁，讓其他人喝啤酒。

「我們爲柏林的未來乾杯吧！今天是向和平出發的新日子。」

大家舉起杯，祝賀踏上新征程，然而，真正理解其意義的人，恐怕唯有伸一而已。

話談得更加熱烈，伸一看了看手錶。

錶針正指向凌晨一時，他說：

「日本是上午九點了，給本部打個國際長途電話，告訴他們，我們到了柏林圍牆前面。」

副理事長十條潔拿起話筒，打長途電話。

本部接通了，大家輪流報告了近況。

伸一深感疲勞。

他讓醫生川崎銳治給他打維生素。

在丹麥的哥本哈根，伸一請川崎給打維生素，但那時沒準備針筒和注射劑，後來才購置了。

伸一躺到床上，伸出右臂，川崎一打，他叫了起來。

「好痛！打得可真痛啊……」

「那麼痛嗎？奇怪……」

川崎歪著頭說。

伸一笑了。

「醫生博士不可靠呀，護士之中打針技術遠遠比川崎高超的人多得很哪。川崎醫學知識豐富，但不大白白的心理。」

「是啊，其實我的專業是研究，臨床不行……」

山本伸一像教誨小孩似地對川崎銳治說：

「比如說，打針時先說一聲『也許有點痛，但不要緊張，馬上就完，不要緊』，或者說『只需一會兒，請忍耐一下』。

這樣，別人就能安下心來，對痛有精神準備。

你肩負使命，今後將成為歐洲廣宣流布的中心領導，所以，要當一名解決人們不幸的『信心名醫』、『生命名醫』。

了解人，經常對人心、人的想法關心注意，這很重要。

在信心的世界，你不是『研究人員』，必須是『臨床醫生』。」

「『信心的名醫』？那比治病更難啊……」

川崎表情嚴肅地嘀咕。看著他那天真的認真勁兒，伸一又笑了。

「別擔心，醫生和佛法的根本精神都是慈悲，拔苦與樂，所以『川崎醫生』一定做得到。只要下定決心，付諸實踐，就能成爲『信心的醫學博士』。」

川崎的臉上也露出笑容。

大家從伸一的房間回去時已經過了凌晨一點半。

早上六點半多，伸一等人離開酒店，再次搭飛機前往杜塞爾多夫，然後從那裡乘車去三十五公里外的科隆。科隆位於萊茵河上游，是著名的古都。

這天他們要參觀一家主要生產柴油引擎和機床的工廠。該廠屬於總公司設在科隆的克雷庫那公司。

杜塞爾多夫和科隆都是晴天。科隆在萊茵河左岸，市街籠罩在美麗的藍天下。

廠長熱情歡迎伸一一行，親自引領他們參觀。

參觀結束時，廠長說：

「我廠有三萬多名職工，其中約一千二百人是來自意大利、印度、希臘、西班牙、南美、非洲的實習生，可惜日本人還一個沒有。」

伸一聽了，心中暗想：日本青年雄飛世界的時候正在到來。

山本伸一的一行人等參觀了克雷庫那公司的工廠，又安排時間觀覽科隆的代表性建築物——被譽為德國哥德式建築傑作、有兩個巨大尖塔的大教堂等。這是因為伸一的腦海已經在計劃，繼大客殿之後，還要在總本山建立戶田遺願的正本堂。

正本堂是安奉大御本尊的建築。為使正本堂成為世界有名的建築，他要參考各種各樣的建築物。

晚上，各人在科隆市內的中國菜館和白天訪問過的公司的董事們聚餐。

作為紀念，伸一向他們贈送了介紹學會的書籍《創價學會》等，並這樣說：

「我們創價學會是信奉佛教精髓日蓮大聖人佛法的團體。

用佛法的人道主義哲學耕耘人的心和生命的土壤，實現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，就是我們的目標的。

德國和日本戰敗後都要朝向新的民主時代，重建祖國。那麼，建設民主時代最需要的是甚麼呢？

那就是證明人類尊嚴與平等的哲學，是人要獲得真正的自由，不自甘墮落為慾望的奴隸，不屈從權威、權力的一種律己、自立的哲學。

我們探究並實踐這種人道主義的哲學，在社會發揚。在日本國內，已經有二百萬戶人得到幸福生活，他們作為真正的民主時代的旗手，正在為社會作出貢獻。」

董事們認真傾聽伸一的話，面上難掩驚奇。大概他們聽說來訪者是佛教團體創價學會會長一行，以為是一些避居山中、盤膝打坐的人。可是，實際一接觸，學會原來充滿了建設新社會的氣概，已集合了二百萬戶，正在開展活動。

他們發覺創價學會和自己描繪的佛教團體形象全然不同，從而產生極大的興趣和關心。不一會兒，晚餐開始，董事們接二連三地向伸一提問。

一位董事問山本伸一，「你們的佛教教說些甚麼？」

伸一答道：

「相信德國人都知道，歌德的《浮士德》裡有一個著名的情節，就是浮士德博士要把希臘語新約聖經的開頭譯成德語。

譯作『太初有言』，不滿意，又改譯為『太初有思』、『太初有力』，還是不滿意。最後譯成『太初有為』，纔算滿意了。因為重要的是『為』，是行動。

行動——人的所作所為，換句話說就是『人應該怎樣活』，教說這一點的就是佛法。佛法是

一種哲學，闡示使人獲得幸福的、更有價值的途徑。」

伸一覺得用德國人最熟悉的故事來解釋，是理解佛法的捷徑，所以引用了《浮士德》。

另一位董事問：

「創價學會用佛法推動甚麼運動？」

伸一含笑點頭，當即回答：

「是每一個人的覺醒，是人間革命運動。」

人是複雜多樣的，而且人心千變萬化。時而高興得達到頂峰，時而又沉入痛苦的深淵，或者怒火燒身。

有人胸懷仁慈之心，愛他人，甚至不惜犧牲自己來救助他人，但也有人抱著殘酷之心，憎恨、嫉妒他人，叫人唯命是從，乃至奪人性命。

發動戰爭、反來覆去破壞的都是人，而締造和平的也是人。人是一切的根本，是社會建設的基礎。

尊重每一個人，使內在的善性和創造性生命得以發揮，不被慾望和環境支配，築起百折不撓、堅如磐石的自身，我們就稱之為『人間革命』。」

他幾乎沒有使用佛法用語，是考慮到擔當翻譯的外派員對佛法所知甚少。而且他認為，如覺

得不使用難解的用語就談不了佛法，那就不能將佛法流布世界。

又一位董事問山本伸一：「剛才您說『佛法的人道主義哲理』，歐洲也有人道主義傳統，兩者之間有甚麼不同？」

伸一答道：

「您問得非常好。

在重視人這一點上，兩者是不同的，但佛法不認為人是地上的統治者，不以為其他生物和大自然是應征服的對象。

大宇宙本身是一個生命體，人也是一個活在其間的小宇宙。人、其他生物、還有自己周圍的一切存在，是互相依存、互相支持、互相調和的，藉此而維持生命。

實際上，如果人自以為是世間的統治者，自高自大，用強大的科學技術採伐所有的森林，使動物滅絕，污染海洋，破壞自然，那將會怎樣呢？

人自身就難以維持生命。

不能使自己和他人、還有周圍的動植物等一切環繞人的環境對峙起來，返過來要將萬物的關係看作一個關聯，在調和之上創造人的幸福，這就是佛法人道主義的一個特徵。

在這一意義上，或許也可說是宇宙人道主義。」

提問的董事感歎道：

「我的一位朋友是生態學家，您說與自然關聯的問題，好像和最近的生態學研究非常接近。我的朋友也談過和山本會長同樣的見解。」

「哦！我認為，科學研究進展，將愈來愈證明佛法的正確。佛法和科學絕不是相反的。佛法能爲了人的幸福而引導科學。」

大家在和諧的氣氛裡認真交談，話題向教育、藝術展開。

談到音樂時，伸一提議：

「我覺得歌曲是民族和時代的精神表現，爲了讓諸位了解創價學會建設和平的氣魄，我們來唱一首歌好不好？」

響起掌聲。

山本伸一等人合唱的是學會愛唱的歌曲之一「黎明之歌」。

啊 青春的熱血沸騰

此刻黎明正來臨……

歌聲一落，又響起熱烈的掌聲。

「這首歌很有力量，我們也來唱一首。」

克雷庫那公司的董事們唱的是德意志海軍的歌曲。

唱完，一位董事說：

「唱了德意志海軍的歌曲，並不是想搞戰爭，而是想藉這首歌曲唱出復興的氣概。請不要誤會。」

「完全明白，我們感受到諸位爲德意志的和平與繁榮而努力的熱情。」

伸一回答後，大家都報以親切的微笑。

伸一他們又唱了「荒城之月」；像比試高低似的，董事當中站起一對夫婦，唱了舒伯特的「野玫瑰」，簡直成了「日德唱歌比賽」。

歌唱了一首又一首。唱著唱著，伸一等人 and 董事們的心融而爲一，彷彿是早就相識的老朋友，氣氛溫馨。

最後，廠長代表董事們致辭。